博古斋

千年香火

高宗达

烧香是中国民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起源早于西周；传布面广量大，汉人烧香，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烧香，世界上好多民族和国家也烧香。

中国烧香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以汉武帝为界，此前为第一时期，可称为初始期。所烧的香有：柴、玉帛、牲体、香蒿、粟稷等。烧香的作用是用来祭祀。烧香行为由国家掌握，由祭司执行。周人升烟以祭天，称作“禋”或“禋祀”。《诗周颂维清》中记载：“文王受命始祭天。”就是说，这种祭制始于周文王。其具体祭法为：将牲口和玉帛置柴上，燃柴升烟，表示告天。所谓禋祀，一是点火升烟，二是烟气为香气。以香烟祭神，这就是后世所谓“烧香”了。这一时期，香事有以下特点：一是香品原始，为未加工的自然物，还不是后世正规意义上的“香料”（树脂加工而成）；二是自然升火，不用“香炉”等器具；三是专用于祭祀，而祭祀由国家掌握，即烧香还没有融入民间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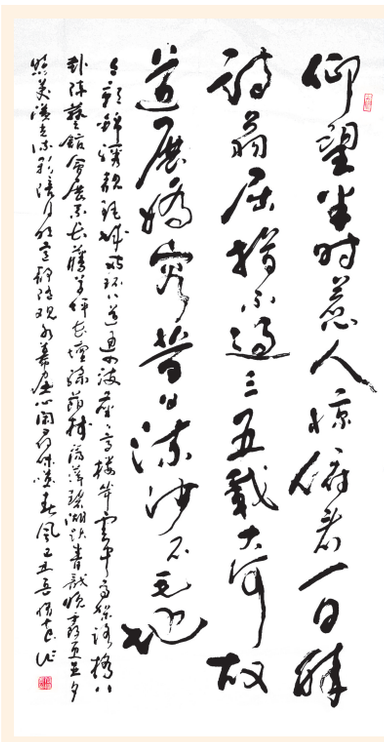
第二时期，从汉武帝到三国，可称引进时期。汉武帝于中国香事的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其一，武帝奉仙，为求长生，是神就敬，而打破了以往“香祭祭天”的垄断；其二，武帝时期香品渐走向实用化，打破了香必用祭的垄断，使香进入生活日用。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武帝大规模开发边境，使产自西域的真正的“香料”传入中国。此外，武帝曾遣使至安息国（今伊朗境内）引进香料，《香乘》卷二引《汉书》称：“安息国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至康居，其香乃树皮胶，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树皮胶，即树脂，是为真正的香料。

由于有了真正的香料，使武帝时的香事变得格外繁盛起来，由于香事繁盛，香具也应运而生，不久，中国第一个香炉也发明出来了，称为“博山炉”。传说上面还有刘向的铭文：“嘉此王气，崭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铜盘。中有兰绮，宋火青烟。”（见《香乘》卷38）。刘向为宣帝时人。从此，香品与香炉相配，使中国的香事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从武帝时引入西域香料始，及至东汉三国，在这三百多年间，香的使用还仅限于宫廷和上层贵族之中，极为名贵，难得进入寻常百姓之家。《香乘》卷2引《五色线》称：“魏武与诸葛亮书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以香为馈赠之礼品，足见当时香之珍贵。又《香乘》卷7引《三国志》称：“魏武令云：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可见焚香即使在宫廷中也是一种奢侈。

第三时期，是普及期。香的走向普及，是隋唐以后的事。普及的原因有二：一是“西（域）香”由“南（两广、海南）香”所取代。“迨炀帝除夜，火山烧沉甲煎不计其数，海南诸香毕至矣。”（见《香乘》卷1）南香的大量涌入，使香的价格降低，为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是佛、道二教从六朝以来大发展，轮番跻身于国教的至尊地位。二教尚香，“返魂飞气，出于道家；旃檀枷罗，盛于缁庐。”（见颜氏《香史序》）从而，烧香风气大展，造成烧香走向普及。

及至宋代，烧香之俗，也便风行，为大家一致崇尚，士人拜祭孔子时也烧起香来。明代屠隆总结道：“香之为用，其利最薄。物外高隐，坐语道德，焚之可以清心悦神。四更残月，兴味萧骚，焚之可以畅怀舒啸。晴窗塌帖，挥尘闵吟，温灯夜读，焚以远避睡魔。谓古伴月可也。红袖在侧，秘语谈私，执手拥护，焚以熏心热意。谓士助情可也。尘雨闭窗，午睡初足。就案学书，啜茗味淡，一炉初热，香蔼馥馥撩人。更宜醉筵醒客。皓月清宵，冰弦曳指，长啸空楼，苍山极目，未残炉热，香雾隐隐绕帘。又可祛邪辟秽，随其所适，无施不可。”寥寥数语，把香事描绘得淋漓尽致。香与美已融合为一，此后，大量诗文专门写香事。无限心意情怀，寓寄一炷烟中，人生喜怒哀乐，均欲在此找到出路。



仰望半时惹人惊，俯看一日醉诗翁。
屈指不过三五载，大河故道展娇容。
昔日流沙不毛地，今朝锦绣靓丽城。
两环八道通四海，百座高楼耸云中。
高架路桥八卦阵，艺馆会展系长藤。
草坪花坛绿荫树，荡漾碧湖跃青龙。
晚霞更显夕照美，溢光流彩陪月明。
意静随观水幕画，心闲寻味笑春风。
《东区颂》——**岳修武**诗并书

漫漫归途，悠悠我心 **容贝**（美籍华人） 摄影

博客丛林

与家人相处的规矩

袁 岳

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好朋友很苦恼地请教我与妹妹、妹夫的相处之道，因为她的妹妹、妹夫常常问她借钱，甚至她的老母亲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来说合。本来家人好友是我们亲爱幸福的来源，所以我们很少对他们存多少防范的动机，但是有时也正因为这样不免受模糊的害。尤其是借钱的事情，很多时候把我们出于好心做的好事，弄到收场的时候很受伤。

我有亲弟兄姐妹12个，侄辈甥辈30多人。在我的大家庭中，虽说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却受此困扰有限，所以我乐于把自己与家人相处的规则与大家分享一二。

其一，要有自己的原则，且把原则公开透明地告诉大家，越早说越好，原则说时有点尴尬，但说好之后就可以减少许多尴尬，否则亲情之内，既无规矩，更无方圆。

其二，规则中有情有理，比如在我有如下规则：帮兄弟姐妹这一辈，原则上不帮下一代；帮人病患不助吃饭发财，投资经营的事情别来找我；长辈多少有礼，平辈与少辈红白喜事几乎从不去随份；实在需要我可视情救济，但不借钱。也就是说，如果是极其必要的急需，借了你钱我就没有要你还的打算，免得整天还成了我的心病。

其三主动了解家人的需求，可提供适当的资助，有时还可以明确适当的主题（比如全家人的体检基金），我也会特别资助那些在开展家庭公共活动方面特别有心与用力的兄弟姐妹（相当于他们多出点力，我多出点资源），一些年纪比较大又身体衰弱的家人我也会适当意思。感谢我的家人与亲友，在极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会轻易破我的规矩。

我特别要感谢我的老母亲，她虽然疼爱与爱惜全家上下，但是也会更多地站在我的角度，明确地维护我的规则。她最典型的一个说法：“谁都不容易。”因此我的规则也得以维持。有时遇到有人特别向我开口又不好意思开口，就转请我老妈说项，有时我妈说的话比我的还周全。以至于我的那位好友要把我的老妈说法传授给她的母亲。家庭之中，很难分清是非，但形成一些行事规矩与人际分界，把话说在明处，也是一个得体的相处之道。国人现在开始有管理理念，但在家政家务之中，管理观念不浓，这就让家务关系更难清晰了断，良性维持，在这方面我们也许真的要认真思考、积极探索一二。

艺苑撷英

古诗里的春节

刘庆元

春节的序曲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祭灶词》对祭灶日有详尽描述：“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诗写得翔实细致饶有情趣，足见古代民风对祭灶的重视、食品的丰盈。

祭灶后第七天就是除夕了。传说这一天灶王爷会带诸神下凡，其他神仙年后再度升天，灶王爷却要留在各家的厨房，所以家家户户要“接神”、“接灶”，然后就是合家“守岁”，开怀畅饮辞旧迎新。除夕是一年中最特殊神圣的时段，所谓“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唐太宗李世民有一首《守岁》诗：“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写尽了皇宫除夕守岁的豪华胜景。民间的“守岁”就各有千秋了：孟浩然诉说“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待梦魂来”；高适感叹“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宋人席振起《守岁》诗云：“相邀守岁阿咸家，蜡炬传红映碧纱。三十六岁都浪过，偏从此夜惜年华。”作者除夕夜倍感岁月无情青春不再，决心要从此“惜年华”；明人文征明的守岁诗道：“人家除夕正忙时，我自挑灯拣旧诗。莫笑书生太迂腐，一年功事是文词。”除夕夜仍不忘挑灯用功，足见这位才子何等珍惜光阴，其志远大矣！

历代春节诗可谓浩如烟海灿若群星，王安石把《元日》写到极致：“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春节的最大礼仪便是拜年了。宋人王十朋《元日》诗中有拜年情景：“元旦年年见，天涯意故长。诗篇示宗武，春色酌瞿唐。白发又新岁，黄柑非故乡。弟兄互拜处，归去顾成行。”兄弟们互相拜年、畅饮瞿唐（一种佳酿）、共贺新岁，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团拜”始于唐代宫廷，唐人包佶有《元旦观百僚朝会》诗云：“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衣冠萧相府，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碧，欢声彻九霄。”生动描述了文武百官上朝“团拜”的盛况，从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国力的强盛。1952年春节，毛泽东、周恩来等在中南海紫光阁举行团拜会，宴请宋庆龄、沈钧儒、张澜、柳亚子、黄长培、李烛尘等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拉着柳亚子亲切交谈，柳大为感动，写下《春节团拜》一诗，其中有“从容揖让礼文优，团拜应为团结谋”之句，说“团拜”能促使朝野团结和谐，称此为事业兴旺之必须，所言极是！

掌故

何谓「北京时间」

夏吟

地球上不同地点的人，看到太阳通过天体子午线的时刻（即正午12时）是不一样的。为了统一，天文学家规定东西两地相隔经度15度，时间就差1小时。地球自转一周为360度，一天分为24小时，所以地球一小时就等于自转15度。国际上把全球分为24个“时区”，我国由于幅员辽阔，从西到东横跨东五、东六、东七、东八、东九五个时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采用首都北京所在的东经120度即东八时区的区时作为标准时间，称为北京时间。北京时间就是东八区时间。

在收音机里，每小时就会报一次：“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某点整。”这个时间就是全国统一的标准时间即北京时间。有趣的是，这个“点”并不是由北京直接报的，而是由我国报时中心——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授时给北京天文台，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给听众。

陕西天文台是由我国规模最大的现代授时中心。授时由两个标准时间频率的专用电台进行，一个是短时授时台，一个是长波授时实验台。长波授时实验台是利用长波无线电波传播时间信号，它的精确度比短波授时台高，有比短波授时更为复杂、更为精确的现代化仪器设备。这里有氢原子钟和铯原子钟等现代化授时仪器，建立起了我国原子时间标准。这个精确度可以保持三万年乃至三十万年才有正负一秒的时间误差。

春天乐 陈德远

小幽默

匡天龙

寿命

一老人在服装商场逛，售货员热情招呼他：“师傅，您看这件衣服对您再合适不过了，穿一辈子都没问题。”老人掂量了一番，吃惊地说：“真如同你说的那样，我的寿命最多有两年。”

成本

某火箭专家到电视台做嘉宾，他透露：“最近，我们要把几只老鼠送到火星上去。”话音未落，美女主持接话说：“这样灭鼠，成本太高啦！”

短文

老师布置学生写一篇短作文，题为“我所见到的一件最美的东西”。班里一学生很快交卷了：“我所见到的最美的东西真是美得无法用文字表达。”

宋梓南再问：“你们是不希望我们接收这两万工程兵，免得他们将来跟你们省上的建筑工程队产生竞争？你们这个意见代表省建委吗？”

杨主任忙应道：“不不不，我们今天来，不代表省建委任何一级组织，也不是省建委党组授权的。”

宋梓南笑着点了点头：“知道了……知道了……”

杨主任急着再问：“别只说知道了。到底成不成？”

宋梓南答道：“我还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态度哩。我也只能对你杨老弟说一声：知道了。”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早叶帅给他的回答，便不由得会心地嘿嘿笑了起来。

北京。老交通部大楼的资料室里。余涛接到部长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部长秘书告诉余涛，部长要见他，而且就在这会儿。让他马上赶到部长办公室。

余涛走到部长办公室门前，稍稍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才伸手去敲门。

部长很热情，问余涛：“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吧？”

余涛自嘲道：“嗨，比在秦城监狱那会儿，好过多了。”

部长微笑着静默了一会儿，说：“刚才我打电话到你家找你，才知道这段日子你一直在资料室里忙乎着。今天我这么紧着找你，你不问问到底是为了什么？”

余涛看看部长手里的那个大信封，很平静地猜测道：“我的审查结论下来了？”

部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拿起那信封：“你原单位给你做的审查结论出来了。是拿回去自己看，还是由我来向你宣布？”

余涛犹豫了一下，觉得还是当着部长的面把这“谜底”揭了的好。于是，他提议：“还是您来宣判吧。”

部长笑了，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关于余涛同志的复查结论。余涛同志，原我部一局副局长……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康生批示‘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经复查，所谓曾生案纯属林彪、‘四人帮’制造的一个假案、冤案。……所强加给余涛同志‘与美军观察组进行秘密勾结出卖情报’‘同香港英军谈判中出卖我党利益’的问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全部撤销。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关于余涛同志的审查结论》：在余涛同志的档案中，一切有关诬陷不实之词的材料予以销毁。”

部长念到这儿，放下手里的公函，想看看余涛的神情。却看到余涛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只是挺直了上身，两眼呆呆地视而不见地看着窗外，而整个人却都在微微战栗着，嘴唇也在哆嗦着，眼眶里滚动着晶莹的泪花。他竭力控制住自己，不在部长面前流下眼泪。这时，部长心里突然也一下酸热起来，眼眶也湿润了，他伸出手去，有力地按了按余涛的肩膀，既对眼前这位多灾多难的老同志表示由衷的祝贺，也表示一种鼓励和自身的欣慰。余涛虽然仍一动不动地端坐着，两眼也仍呆直地看着窗外迷蒙的远方，但心潮却激烈地涌动起来，当他本能地伸出手去紧紧握住部长按在自己肩头上的那只手时，眼泪便再也忍不住地流淌了下来。

正是午饭时分。吃完饭的宋梓南和周副市长一起到一旁的洗碗池跟前去洗碗。

宋梓南问周副市长：“昨天在讨论接收安置那两万基建工程兵的常委会上，我看你没怎么吭声。难道你也觉得，此事，我们不能干？”

周副市长微微一笑道：“去你办公室谈吧。”

在办公室坐定后，周副市长说道：“关于这个接收和安置基建工程兵的问题，我先说说我的看法？据我了解，市委常委中的这些同志摆出这么多困难，并非是不想接收这两万官兵。接收不接收这两万工程基建兵的问题，涉及在政治上是不是跟中央保持一致的大原则问题。所以常委们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两万官兵我们是一定要接收的。把困难摆够，无非是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细，希望在过程中尽可能地少出一些问题。有些事情还是让人挺担心的，比如说，深圳毗邻香港，突然之间来两万军人，刚过来时，可能都还戴着领章帽徽，还会带一些武器，这对港澳方面，甚至对台海局势会不会构成一个变数，还会产生什么负面影响，我们都得考虑……”

宋梓南若有所思地：“是的，如果在这些方面没有相应的应变措施，从局部来说，就不可能做好这两万人的接收安置工作，从全局来说，也会妨碍中央实施战略重点的转移，的确不能掉以轻心。”

周副市长提议：“我先找几个人做一个接收安置的预案，你觉得可以了，再上常委会定夺。”

宋梓南高兴地说道：“那当然好。这件事就拜托了。”

21

连 载

蔡总感激不尽，心说还是农民兄弟实在啊。蔡总一个劲儿地说好话，然后就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几个哥们儿在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工地打工。这家房地产公司地位很显赫，老总是地产界有名的龟孙子。以前就曾经扬言不给穷人盖房子，结果遭到了网民的一致讨伐。这几个哥们儿是来讨工钱的，钱没讨上，却被暴打了一顿。

蔡总马上给媒体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老蔡。我给你提供一条重要新闻线索，‘农民工讨薪被毒打’。人就在我边上。你过来吧，就当是帮我忙，回头请你们喝大酒。”

挂了电话，蔡总安慰这几个哥们儿：“没事，我通知我哥们儿了。他是媒体的，肯定能把这个事情搞大。”

“谢谢大哥。大哥是做什么的？”

蔡总想了想，既然大家都这么真诚，自己也不必隐瞒什么了：“我是拍电视的，我哥们儿喝多了，带他来输液。他是个编剧，等我哥们儿好了，我把你们的事情告诉他。他也写小说，让他写小说骂丫的。”

“行啊，我们无偿提供素材，让他写成小说。骂这帮有了钱就炒房价的龟孙子，个个生个孩子都没屁眼。”

看着这些普通人，蔡总明白过来，真正优秀的作品不是所谓的评论家评出来的，而是能帮老百姓说话的，能够展现这些民众心声的作品。

王新赶过去的时候，张伟神智还没清醒，看到王新进来，火气还没消掉，指着王新对蔡总说：“让她滚，我不想见她。”

王新气得浑身发抖：“蔡总，他不糊涂，他是酒后吐真言。好，我这就滚。”

王新扭头就走，在出租车上越想越委屈，给丁雷打电话，她一边说一边哭：“你说我哪点错了，他现在简直就成了个酒鬼。自己的战争小说没法拍摄，他就知道冲我撒气。整整半年都这样，他这是冷暴力。”

丁雷心里狂喜，但嘴上却没有表现出来：“谈恋爱哪能不吵架？张伟人不错，你自己要冷静下来，认真地考虑自己将来的爱情和婚姻。”

两人刚说完，王雪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嫂子，我王雪儿，听说哥哥住院了。要我过去帮忙吗？”

王新冷冷地说：“不用，他没事，刚才还有劲儿跟我吵架呢。我没管他，老蔡在医院看着呢。”

王新说完就挂了，王雪儿在电话那边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再打过来呢，还是应该等等看？又等了五分钟，王雪儿再也忍不住了，就给蔡总打了电话：“蔡总，我过去陪陪你吧，你中午想吃什么？”

蔡总叹口气：“那你过来吧，王新刚走。她单位有事，就先走了。”

王雪儿拎着保温桶买了一桶猪肝粥又买了春卷和小咸菜后，拦了辆车就往医院赶去。

10

见王雪儿来了，蔡总借口说：“你看他一会儿，我出门抽根烟。”

王雪儿默默地看着张伟。“没椅子，呵呵，要不你就坐床上。”张伟有气无力地说。

王雪儿强颜欢笑：“不要紧，我就站一会儿。我买了粥，待会儿喂你，你想吃什么？”

张伟摇摇头：“什么都不想吃，我没有战斗力了，呵呵。”

王雪儿钩了钩他输液的手指，咬着嘴唇，默默地看着他。两个人的手指钩在了一起，没有语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时间好像凝固了……

平平来给蔡总送衣服。平平既是张伟的兄弟，又是张伟的铁杆读者。蔡总暗想：现在不能让平平看见张伟和王雪儿手拉手，这个圈子太容易生产各种是非了。

蔡总走上前迎住平平：“靠，你怎么来了，剧组今天没事？”

两人一边走，蔡总挑着平平说剧组的事情，而且故意说得很大声。这样，好让王雪儿和张伟可以在病房里面听见有人来了。

“老大，听说你牺牲了。”平平走进病房，急匆匆地问。蔡总注意到张伟和王雪儿的手已经松开了。

“哈哈，没事，蔡总背我下了火线。剧组今天没事？”张伟笑了笑。“我介绍一下，王雪儿。这是平平，公司的摄助。”

“不用介绍，平平哥好。我们上次吃饭见过的，孙海老婆过生日的时候。”王雪儿大大方方地和平平握了握手。

蔡总凑过来把张伟的手机给了王雪儿：“你们聊着，我先回公司了，下午还要去电影频道。”

蔡总打完招呼就走了。平平从兜里掏钱：“你先拿着，我身上就这么多。待会儿我还得回怀柔。没办法，赶档期。”

12